



朝花夕拾

无论是谁，总有权抓住快乐吧，
为着一生中些微的，可遇不可求的快乐，
牺牲其它，也值得原有

亦舒作品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亦舒作品集

朝花夕拾

亦舒作品集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亦舒作品集 加拿大亦舒著· - 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1999.11

ISBN 7-104-01155-2

I. 亦… II. 亦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1999)第62245号

图字: 01—1999—2902号

亦舒作品集 朝花夕拾④⑤ 亦舒 著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)

(邮政编码: 100086)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广州市番禺区官桥彩色印刷厂 印刷

5120千字 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302印张 45插页

1999年11月第1版 2001年11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 3001—6000套

ISBN 7-104-01155-2/444 全套45册 定价: 438.00元

本册: 9.80元

亦舒小传

亦舒，原名倪亦舒，浙江省宁波人，是香港名作家倪匡(卫斯理)之妹，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。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，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。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，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，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，造成了近几年香港出现的“亦舒现象”。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，既轻松有趣，又雅俗共赏。亦舒今日所以能创造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壮盛景象，除其禀赋外，还因她有丰富生活底蕴，且视角敏锐，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，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。此惊世佳绩，诚令人激赏。

通过她的作品，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！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！

都公元二〇三五年了，世情仍然没有变化，人类仍然落后，女人的生活，仍然乏善足陈，母亲们仍然唠叨，孩子们仍然反叛，生命的意义犹待发掘。

今日，跟一切日子一样，奇闷无比。

与配偶在一起已有十年，他不是不好，亦不是好，并不见得很爱我，也不见得完全不关心，据说亘古以来，男女只要在一起生活超过一段日子，大家便会面目模糊起来，变成这个样子，科学略为进步，并不足以改良男女关系。

昨日我们又大吵一场。

孩子们各自躲在房内，反正有电脑做伴，不出来也罢。我胡乱吃些东西，挨至今日，待他出去了，才起床，原以为可以清静一下子，谁知母亲来了。

我跟母亲的关系并不密切，很多重要的话都不跟她说，免她担惊受怕，她有点神经衰弱，又缺乏安全感，因是个孤儿，自幼缺乏精神寄托。

我很爱她，有时觉得她比我天真纯朴，她比我小。

她是绝无仅有的古典派：不肯剪短头发、不肯

吃牙膏餐、不肯用机械手臂做家务、反对胚胎在母体外孕育……什么都看不顺眼，跟自己过不去。

她穿着又贵又麻烦的天然衣料，胸上惯性地别着一只钻石扣针。

钻石，不过是碳的同素异位体，早数十年，当狄卑尔斯厂尚未放弃其专利权的时候，是妇女眼中最名贵的饰物，贪其闪烁漂亮。

现在早已不流行了。

此刻钻石经大量开采，一毛子一打，只充作工业用途，女人不再青睐有加。

但是母亲仍然佩戴着这只别针，她对它有特殊感情，它的来历颇为神秘，母亲曾经解说过，但我听不明白。

她说那时她只有五岁。外祖母刚因病去世。幸亏有一位女眷把她带在身边，安顿她的生活，把她交托给可靠的世伯手中……

临别之前，那位好心的女士留下这只胸针给她。

母亲一有空便说这只故事，在她心中，那位女士简直如仙女一般。

这件事的疑点甚多，根本说不通。第一，当年她只有五岁，记忆模糊。第二，无端端咱们家哪来这位亲眷，外祖母并无姊妹。第三，陌生女士为何要这么关怀一个小女孩子？

只有钻石扣针是实物，镶工仔细考究别致，我曾笑说，幸亏现在不再兴这种玩意儿了，太浪费时

间金钱。

母亲一坐下便问我要饮料。

我笑说：“有一种新茶晶味道不错，我给你试试。”

她把双手乱晃，叹口气，“你们这些人做主妇，不知道是怎么做的，一粒丸子，半枝牙膏，又当一餐。”

省时间呀，孩子们还不是白白胖胖的。

我没敢顶撞她，只得陪着笑。

那边，小弟同机械臂七号在做角力游戏。

母亲啧啧地烦恼，“哦危险，唉，机器没有人性，一用力骨头都扭断。”

我笑说：“妈，你老了。”

母亲问我：“你同他还是不停地吵？”

我无奈地摊摊手。

“会吵开的。”

“分开不是更干净。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，是你自己挑的人。”

她的口气似一百五十岁。

“我告诉你照老法的好，婚姻大事怎么可以交给电脑，”她抱怨，“你太新派。”

当时我正在做图书编撰计划，国家需要我，有什么时间去进行老式求偶仪式？弄得不好，要好几年的时间，真是天底下最大的浪费。

母亲皱着眉头喝茶晶，“只有颜色没有味道。”她说，其实也够麻烦的了，我还要替她找出

杯子，事后还得做洗涤功夫。

她一早来教训我，弄得我闷上加闷。

女儿在房中弄出巨响，母亲吓得跳起来。

我大声叫：“弟弟，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。”

母亲奇问：“何必去看，闭路电视呢？”

我无奈地说：“她要保留隐私的权利，不准我在电视上观察她。”

“花样真多。”母亲觉得没味道，“现在连书也不要读了，学校也取消了，人人泡在家里，胡作胡为。”

我说：“书还是要读的，只不过不用长途跋涉去课堂，这可是德政。”

母亲咕哝，“天天对着电脑，有什么好处？”

“他们还是要考试的。”

弟弟出来说：“姊姊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一套古老化学实验品，也许是她男朋友奉献的，在地上炸出一个洞。”

我说：“叫三号去收拾。”

“得令。”他去了。

母亲又说：“孩子说话都没有文法。”

“妈妈，你要是什么都看不顺眼，生活没有快乐可言，二〇三五年就是这个样子，喜欢不喜欢，还是得每天起来。”

“我想吃香喷喷的白脱油蛋糕。”她抱怨。

“我替你去订。”

“还有巧克力。”

“那就没办法了，可可树早已绝迹。”

“是呀，核爆核爆，弄得连巧克力都没得吃，你们这一代都不知损失了什么！”

一代不如一代，每个年纪大的人都爱这么说，等我五十岁的时候，我也会说，一代不如一代。

生态失去平衡，并没有使母亲们不吐苦水。

“政府现在又玩什么？”老太太问。

“我怎么知道？你又不去问国防部的公共关系组。”

“我到现在还没有报名学习国际语言。”她有点紧张。

“并不太难，放心好不好。”

她又叹气。

弟弟奔进来说：“妈妈，新闻报告说第四空间实验又出了毛病。”

我并不在意。

妈妈说：“仗不打了，固然是好事，但怎么会把空间弄出一个洞来？”

我拍拍她的手背，“别担心别担心，地球不会沉沦，弟弟，替婆婆捶两下背。”

弟弟滑头地说：“我叫五号来。”

他外婆生气，站起来说：“我走了。”

她声音里有无限寂寞。

传说中的正宗巧克力或许可以使她振奋，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，注定她要失落。

我说：“我开车送你回去。”

母亲还要拒绝，每次见面，我都不能满足她，她明明有求而来，想我安慰她一颗寂寞的心，但每次我都不知从何着手。

这就是那永恒存在的代沟。

我不明白她为何牢骚连篇，也不知她为何怀旧至几乎有病态，自然，我爱她，但是我不了解她。

开出车子，她一直说：“不要那么快，心都抖出来了。”

到她门口，她说：“每次来，都想与你好好说话，不知怎地，你那里永远乱糟糟，开不了口。”

我微笑，“我知道，你想告诉我，在你小的时候，有一位神秘的女士，曾经照顾过你。”

母亲知道我打趣她，“走走走。”她说。

我掉头回家。

我喜欢开快车，这是我惟一的消遣及嗜好，尤其爱在弯角表演技术。

载着两个孩子的时候，他们会得欢呼，丈夫就面色铁青，他对我的驾驶术没有太大的信心，并且认为开快车是不成熟的表现。

回到家，看到他已经归来，正在教孩子们做功课，一边灌输他们不良知识。

“……在研究人类如何能够脱离躯壳以独立脑电波生存，多刺激！”他口沫横飞。

两个孩子听得入神。

我厌恶这项研究，听都不愿意听，各国政府进行该项实验已经良久，报章杂志每每有最新的报

导，原则每个人都懂，想深一层却毛骨悚然，这比在空间钻洞更可怕，人没了身体怎么个搅法？

一切概念根本性移动，既然只剩下一束电波，还要房子车子来做啥？更不用说是黄金股票了，再进一步说，能源食物医药也都作废，连地球是否存在都无关紧要，成何体统？

我不接受这个想法。

塑胶心脏、金属骨骼，什么都可以，但要我变成一束电波，我还真的不干。

有时候觉得母亲说得对，世风日下。

我厌恶地看他们一眼，对弟弟说：“还不做功课。”

丈夫冷冷说：“早就做好了。”

“那么如果你有空，请把五号送到厂里去修理一下，打扫少了它还真不行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去？”他瞪我一眼。

孩子们一看苗头不对，都纷纷避开。

真悲哀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两夫妻一开口就得吵架，根本无法好好说话。

我挥挥手，“要是我一去不回头，那才是最好的事。”

“真的，你会吗？别哄我白欢喜。”他冷冷地说。

我听了这句话，真的光火了，他太过分，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停止，这是我骆驼背上最后一棵稻草，我“霍”地站起来，取过车匙。

“你又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“NEVERNEVERLAND”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“你永远不会知道，”我悲愤地说，“你从不关心。”

“你并没有告诉过我。”

“你没有留神。”

“去吧。”他放弃，“别站在这里一直控诉我，去到越远越好。”

“好，你照顾孩子。还有，希望你可以成功地将脑细胞自躯体内分裂出来。”

“何劳你担心。”

我按钮，大门刷的一声旋开，我头也不回的走出家门，开动车子，冲出去。

真悲哀，我们早应该分手，两人根本没有理由可以再生活在一起，分开至少可以静一静，让我好好开始工作。

到母亲家去住几日？又踌躇下来。不行，她会不停地晓我以人生大义，还是一个人躲起来。

我自然没有期望他会急着打锣找我。相信我，他绝不会这样做。

我将车开上生命大道。太阳已将近落山，金光万道映在红霞之后，电脑课程时常要孩子以这种题材做描写文，孩子们老翻出父母幼时的功课磁带来抄袭，年年拿丙等。

也许我会怀念孩子们。

我重重叹息一声。

生命大道上有十三个著名的死亡弯角，技术高超的驾驶者可在十分钟内走毕全程，甚至可以抽出时间观赏大道一边的海景。

速度、劲风，都使人心旷神怡。

在丈夫眼中，我是多么的不羁任性不切实际，成日沉湎在自我心中世界……在他眼中，我一无是处。

我一手把着驾驶盘，一手拨开飞入眼角的碎发。

怎么一回事？路障，这条路上怎么会有路障？

我的车无法及时停止，自动路障受到电子感应后伸出巨型手臂来阻挡来车，在这刹那我童心大发，反而加速，在半秒钟之空档钻过两支机械臂。

我哈哈大笑，怎么，难不倒吧，心中不快似乎散瘀，车子继续往前开。

第二道路障还配了音响效果，距离一近，立刻开始广播：“注意，前面危险，注意，危险，请即回头。”

回头，回到什么地方去？

不过心中也纳罕，难怪一路上看不到有其它车辆，这一段路到底出了什么毛病？

我重施故技，趁铁臂闸下之前加速前往，再一次顺利过关，不过心已经有点怯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两边支路忽然闪出巡逻车拦截，车上深蓝色的顶灯汪汪作响，逼我停车。

完了我想，这下子恐怕要停牌一年半载，我惟一的人生乐趣也报销了，我开始发慌。

我扭转方向盘，想要找个空档好好停下来受制裁，但是两架巡逻车实在贴得太近，我一时失策，看位看得不够准，车子打横飞出去，直铲向海边悬崖。

巡逻车号角大响，我的心陡然静下来，我不能命毕此地，我不过是出来散散心，一下子就要回家的，不不，我不甘心。

车子性能奇佳，我硬生生再把它转向山边，情愿撞山好过堕崖。

车子擦向岩石，我先觉得震荡，身体似是要迸散出来，随即听见轰一声巨响。

我已进入半昏迷状态，心头倒还清楚，并没有太大的恐惧，只见眼前点点金星飞舞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乱，终于一阵黑，失去知觉。

我没想到自己还会醒来。

恢复知觉时很怪很怪，第一还原的是嗅觉。

因为我闻到一股难以形容的香味。

这种味道非常陌生，我曾经闻过类似但相差很远的香味，没有这么甜，亦没有那么馥郁，这是什么呢？

我缓缓睁开眼睛，不是撞了车？对，我应该在生命大道的悬崖边，巡逻车上的警员一定会把我抓回去，说不定救伤车也快要到了。

真大幸万幸，我没有死，也希望不会因伤成为残疾，身上配仪器零件到底不自然，我知道有人引此为荣，但那不是我。

一抬起头，就呆住了。

身上完全没有伤，再扑出去检查车子，车身一个凹位也无。

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不可能，我明明在生命大道上出了事。

把车子的倒后镜扳过来看，没错，这明明是我。

我下车，晃动四肢，没有伤。

咦，我在什么地方，这是什么地方？

车子停在一块空地中央，空地上划着一个个白色的格子，恰如一辆车子大小，这是停车场，慢着，我怎么会来到停车场？

地面是黑色的，仔细看后，认得是一种叫沥青的物质，已长久没有用它来铺地面了。

这是什么地方？

四周围的建筑物用红砖建造，如传说中的堡垒，我看到其中一座顶端还冒着白色的浓烟，烟囱！谁家还用烟囱？我讶异得说不出话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我从没听说过本市有这样的一个地方。

“你好。”

有人说你好。

我霍地转身，看到一个年轻的男人，站在我附近。

他重复说：“你好。”

此刻空气中那种特殊的香味又传入我的鼻尖，一切都是陌生的，我看到的我嗅到的，甚至是这个

人，他的衣着累赘，样式奇怪，我知道，我看过照片，母亲小时候，男人就是穿这种衣服。

我脱口问：“你们在拍电影？”

他走近一步，“电影，当然不。”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方氏糖果厂。”

“糖果厂？”

“是，你没有闻到巧克力的香味？”他缩缩鼻子，“这附近布满一层巧克力雾，一切都是甜的。”

“巧克力，你重新制成了巧克力？”我吃惊。

“不，”他笑，“可可粉是荷兰化学师云豪顿在一八二八年制成，怎么会是我。”

“但是可可树绝迹已有许多年。”

他莫名其妙，“小姐，你说什么，”他放下公事包，“你是谁，怎么闯进我们厂房来，而且你这车子看上去好怪。”

他过来研究我的车子。

太阳落山，四周围的路灯亮起，我抬起头看，天呀，电灯，一格格的钨丝灯泡，怎么可能，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

年轻男子忽然不置信地叫起来，吓得我一大跳。

他叫的是“不可能，这车子竟利用太阳能发动引擎”。

我瞪着他，他瞪着我，两人心头都背着一大团疑问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困惑中我并没有减低警惕，“你又是谁？”

“方中信。”

我看着他，再看看四周围，他叫什么？母亲说，在她小时候，人们喜欢用名字，不喜用号码。震撼感太强了，我像是有点明白，又像是更糊涂。

身为一个知识分子，我心中有点数，惊疑倍增。

他问我：“你在什么地方弄来这部车？”

我只得说：“实验室。”

“本市有这样的实验室吗？这种车子要是推广，石油还有人要吗？”

“喂，”我摊摊手，“看样子我只得跟你走了。”

他的胆子并不大，缩缩肩膀，“你是谁，你还没说你是谁。”

“我是 A600333。”

“小姐，别开玩笑好不好，你看你，头发那么短，服装那么怪，一付新潮女的模样，回家去吧。”他拿起公事包要走。

我急起来，“没有你我怎么离开这里？”

他托一托眼镜框子，真要命，还戴着这种东西，近视与远视早已可以做整形矫正，况且在放弃课室教育制度之后，孩子们都不大患近视了。

“我送你出去。”

“我先要收好这部车子，你这里有没有车房？”

“小姐，我为什么要帮你？”

“因为我遇上了你。”